

◎中国经典作家在海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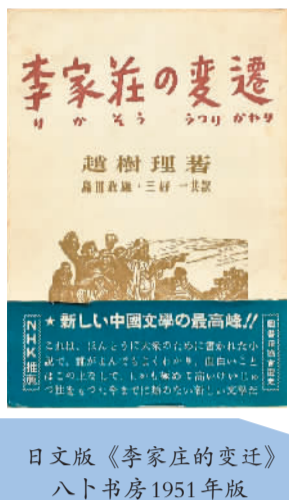
透过赵树理感知“今日中国”

段文昌

赵树理创作起步较早，上世纪30年代就已形成独特风格，但直到1943年9月《小二黑结婚》发表，其创作才引起社会广泛关注。1946年，《李家庄的变迁》出版后，郭沫若、茅盾、周扬等人对赵树理创作给予高度评价，更是确立了其人其作的文学地位。但由于当时解放区条件有限，赵树理作品的海外传播，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才真正得以实现。作为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中国作家，赵树理通过他的作品让世界读者了解到中国社会，尤其是解放区农民翻天覆地的变化。



俄文版《李家庄的变迁》1949年版



日文版《李有才板话》日本协同株式会社1952年版



日文版《李家庄的变迁》八卜书房1951年版

上世纪50年代达到译介高峰

上世纪50年代，赵树理作品的海外传播主要集中在日本、苏联和欧美，其中又以日本和苏联为主。由于与中国有着特殊的地缘政治关系与文化渊源，日本学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一向观察敏锐，对赵树理作品更是关注有加。学界普遍认为，侨居中国多年的日本学者伊藤克（笔名萧萧），第一个向日本民众译介了赵树理作品。她曾于1948年翻译过《小经理》等8篇赵树理小说。上世纪50年代后，小野忍、竹内好、鹿地亘等人也相继对赵树理作品展开译介和研究。据统计，1952年至1958年，日本翻译出版了30多种赵树理作品，其中小说《小二黑结婚》《李家庄的变迁》至少各有5种以上译本。同时，日本的赵树理研究也达到了高潮。

1949年，苏联汉学家克里弗佐夫首先翻译了赵树理的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在《远东》杂志上连载，紧接着又由莫斯科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该社还同时出版了《赵树理小说集》。翻译赵树理作品的苏联翻译家还有帕霍莫夫、科托夫、罗果夫等人。1952年前后，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之后至1949年以前创作的作品几乎都被介绍到苏联，受到苏联学者的肯定，认为他是真正的“人民的作家”，甚至有人认为“近30年来在描写中国农村生活方面还没有哪一个作家能超过他”。

上世纪50年代，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国，译介了许多赵树理作品，其中还涌现出许多赵树理研究专家，如著名的捷克斯洛伐克汉学家普实克。

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在《中国震撼世界》第四章提到了赵树理和他的作品，“我翻译了赵树理的三本书。第一本是写农村选举的，第二本是写婚姻自由的，第三本是写一个乡村的战时生活的”，并说赵树理“可能是共产党地区除了毛泽东、朱德之外最出名的人了”。很显然，贝尔登翻译的三本书分别是赵树理的小说《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和《李家庄的变迁》。《中国震撼世界》原书出版于1949年，董大中据此推断，“本年（指1947年）是他最早可能翻译的年份”如确实翻译且已出版，则这是赵作的最早的外文译本。学者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序言中提到，1951年在耶鲁大学图书馆查找资料时发现了赵树理作品。这也表明，赵树理作品最迟于1951年就已开始在美国传播了。

上世纪50年代，特别是1950年和1951年，每年都有十几个国家翻译介绍赵树理的作品，其中既有单篇作品，也有赵树理作品集。翻译语种有日语、俄语、朝鲜语（韩语）、波兰语、越南语、捷克语、法语、匈牙利语、德语、保加利亚语、泰语、孟加拉语、世界语等。1953年以后，赵树理作品的海外翻译数量逐渐减少，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就很少有新的海外译作了。

但海外的赵树理研究并未停止，上世纪70年代后，直至21世纪的今天，赵树理及其作品持续受到日本和欧美专家学者关注，他们中有华裔学

者如王德威、李欧梵、茅国权等，也有本国的中国研究专家和中国文学研究专家，比如英语国家的林培瑞、葛浩文和日本的釜屋修、加藤三由纪等。加藤三由纪近几年还多次来山西，走访赵树理当年生活的地方，2019年元月连续在《日中友好新闻》发表4篇文章，介绍当地农村变化。一些外国青年学者对赵树理及其作品也产生了兴趣，如美国的章诚毅等。

“新颖的赵树理文学”

由于赵树理是解放区文学的典型和方向性的作家，许多海外译者认为可以从他的作品中了解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政治、社会等各方面情况。日本学者洲之内彻的观点就很有代表性，他在《赵树理文学特色》中指出，日本国内对赵树理的关注与对中国共产党关注分不开，“人们希望了解中共所做的事情，希望了解中共的文学，这种兴趣就转向了赵树理。而且，仅仅在这一点上，赵树理对这个要求给予了我们最好的回答。因为，赵树理不仅拥有文学爱好者，而且拥有广泛的读者阶层”，“从论文、统计数字中体会不到的具体知识，从赵树理的小说中开始体会到了”。

作为最早译介赵树理作品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学者在赵树理作品中显然发现了与本国革命相一致的地方，正如当时论者西维特洛夫、乌克兰节夫所指出的那样，“他让我们看到了最近15年（1934年至1949年）来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发展的一幅真实图画。他的意义不仅是暴露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本质和中国

共产党惊人的建设力量，而且这里面忠实地描写出中国人民的觉醒与政治力量的成长”，“每一个读者能够从作者这本书中看到和感觉到今日中国的真实情形”。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起初对赵树理及其作品的评价明显地存有偏见，但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和中外交流的日益频繁，欧美学者也更加注重通过赵树理的作品了解中国人的生活与思想。

除了文学的认识功能外，以日本学者竹内好为代表的海外学者也注意到赵树理作品中的新颖性和独特性。他在《新颖的赵树理文学》一文中指出，“在这里，赵树理具有一种特殊的地位，它的性质既不同于其他所谓的人民作家，更不同于现代文学的遗产”。他鲜明地提出了赵树理文学的“超现代性”和对“现代文学”“人民文学”的双重超越。竹内好进而认为，赵树理的作品“如果仔细咀嚼，就会感到确实是作家艺术成功之所在，稍加夸张的话，可以说其结构的严谨甚至到了增一字嫌多、删一字嫌少的程度”。小野忍则指出，赵树理的小说“承继、发展了中国说唱文学的传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表现形式。或许可以说，这位作家的最大业绩，就是创造出了这种表现形式。”他所说的“独特的表现形式”主要是指“主题的明确化、描写的单纯化、采用民间故事的形式”等创作手法。即使是受冷思维和西方文学标准影响的欧美学者，也发现了赵树理作品在继承传统叙事基础上的创造性叙事、独特的叙事语言与写作风格、“民族形式”的成功运用等方面的创新。

概言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赵树理作品在国际上迅速传播的前提，独特而新颖的艺术形式和多样化的思想内涵则是其作得以在国外传播的决定因素。赵树理用评书体的现代小说形式成功塑造了历史变革中的中国农民形象，他的作品以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和通俗易懂的语言真正融入了当时农民的文化生活。正如小野忍所指出的，赵树理对中国农民特有的幽默感和乐观精神的刻画，是其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深受中国农民欢迎的重要原因。（作者系中国赵树理研究会常务理事、晋城市图书馆馆长）



孙晶岩：向世界讲述冬奥故事

本报记者 张鹏禹

2月4日，第二十四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隆重开幕，北京成为历史上首个举办夏奥会和冬奥会的城市。作为在这里生活了50多年的报告文学作家，孙晶岩不仅对北京有深厚的感情，更期望通过自己的笔全方位展现家门口的体育盛事。2006年，她应北京奥组委邀请，全程跟踪采访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五环旗下的中国》，广受好评。2018年，她与奥运会再续前缘，开始了对中国冬奥的深度采访，并于近日推出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冬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我是北京市101中学的学生，北京市第一个特级体育教师王寿生就出自我的母校，他不仅教会我跑步要领，更培养了我的意志力，使我懂得什么是体育精神。人应当感恩和反哺，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孙晶岩说。

《中国冬奥》全方位展现了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从酝酿到场馆建设中的艰辛、挑战和成就，记录了北京携手张家口崇礼在2022年冬奥会中，实现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环保奥运、节俭奥运理念的闪光历程，突出呈现了冬奥名将、教练员和组织工作者在冰雪运动中的鲜活事迹和感人精神。

为了写好中国冬奥故事，作者探访黑龙江、吉林等冰雪运动强省，了解运动员、教练员的拼搏之路；深入三大赛区场馆建设一线，和工程技术人员、建设者们一起吃盒饭，下工地；奔赴挪威、瑞典、芬兰、丹麦、英国、爱尔兰、奥地利、加拿大等冰雪运动强国考察，挖掘冬奥比赛项目历史。这些宝贵的经历，给孙晶岩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为她的创作积累了大量真实生动的一手材料。

“我在黑龙江亚布力雪场看到，为取得冬奥会入场券，参加全国高山滑雪冠军赛的运动员是如何拼搏努力。他们身后，雪场工作人员凌晨3点多起床，4点多乘坐缆车到达山顶。他们冒着严寒精益求精地清理雪道、插旗门、安装防护网、检查全线路的计时系统。山顶出发点海拔1209米，朔风刺骨，我穿着羽绒服还冻得瑟瑟发抖，拍一会儿照片手就冻僵了。而冬奥人在雪季天天都会这样，艰苦可想而知。”孙晶岩说：“我看到了日月同辉的天象奇景，也看到了冬奥人的无私奉献。”她把这些人比作“黑土地上张杨着生命力的红高粱”，正是中国体育人顽强拼搏的精神，缔造了无数赛场上的奇迹。

尽管有采访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丰富经验，但孙晶岩坦言，这次写作还是遇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首先是地域的广泛，采访冬奥会我只需要在北京转，而采访冬奥会我要在北京赛区首钢园、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诸多场馆以及延庆赛区、张家口赛区等地奔波，还要去跑冰雪运动强省。冬奥会训练场面冬天最出彩，越是寒冷越是采访的好时机，走在延庆小海陀山和张家口崇礼的雪场，听着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动听的乐曲；看着奥运健儿在雪中飞跃，我觉得像是哪吒驾着风火轮在翻腾。”

正是在一次次彻骨严寒的考验中，作者看到了筹办冬奥会给中国冰雪运动带来的变化。“中国过去缺乏能够举办高级别国际比赛的高

山滑雪场、雪车雪橇赛道、U型场地、滑雪大跳台等，短短几年间，这些优质冬奥场馆建了起来，一些新建场馆还成为世界之最。”孙晶岩说。她还注意到，举办冬奥会点燃了大众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在全书最后一章“三亿人上冰雪”中，作者专门介绍了冰雪运动在中国的普及。

《中国冬奥》是一本有关冬奥的百科全书，作者在书中还详细介绍了世界冰雪运动强国以及高山滑雪、越野滑雪、短道速滑、速度滑冰、花样滑冰、冰球、冰壶、雪车雪橇等运动项目，呈现出冰雪运动的无穷魅力。

孙晶岩说：“作家要心怀‘国之大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对普通民众、建设者、运动员充满情感，才能发现生动、丰富、真实的事例和人物。我希望这次写作能让读者了解到京冀两地三大冬奥赛区的建设奇迹、感受到几代中国冰雪健将为国争光的拼搏精神以及新时代中国续写奥运辉煌的决心与实力。中国正以奥运情怀拥抱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一起向未来。”



为平民教育之父立传

何开四

晏阳初1890年生于四川巴中，一生为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奔走，被国际社会誉为“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世界平民教育之父”。苗勇的长篇小说《晏阳初》，写的正是这样一个伟大人物。

细读《晏阳初》，给我留下三点印象。首先是，作者在思想和精神上的写作自觉，让全书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小说以晏阳初一生拼搏奋进为主线，以平民教育、乡村建设实践为复线，以爱国爱家爱人民为辅助线，以饱满的激情、细腻的笔触，艺术再现了晏阳初俯身泥土、躬耕陇亩，无私奉献中国和世界劳苦大众的传奇一生。《晏阳初》将主人公的思想以及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用文学的形式书写下来，立意高远，跟随时代节拍，给身处当下乡村振兴巨变的我们以感召。

《晏阳初》是文学之美与传奇人生的精彩奇遇，具有较强的可读性。晏阳初一生阅历丰富，足迹遍布世界各地，既领导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又要四处筹集资金，往往分身乏术。仅仅是他主持的“定县实验”就涉及到农村教育、经济发展、医疗卫生、社会组织建设等诸多内容。为此，作者精研叙事策略，围绕主人公的成长足迹，采用线性叙事结构，并综合运用倒叙、插叙和补叙等方式，对情节进行了巧妙编织。作品的语言也富于特色，既有“大漠孤烟直”的雄壮，又有“明月松间照”的静谧，行云流水，画面感强。

《晏阳初》尊重史实，完整再现了晏阳初的百年人生，具有很强的系统性。从1918年在法国战场开办“华工识字班”开始，晏阳初为世界劳苦大众服务长达70年。遗憾的是，现有记录大多只是片段摘记或逸闻趣事。《晏阳初》采用编年体形式，生动描绘了晏阳初从出生，入私塾学习儒家典籍，远渡重洋留学美国，到扎根定县，献身中国和世界平民教育、乡村改造的绝大部分经历，对其史诗般的一生进行了完整再现。



◎新作评介

追忆中的生活史

——读林白《北流》

程畅

融合，自然是一个敏感多思的作家的灵感来源。林白从小就有观察事物、世界的独特敏锐眼光，她内秀的人格又往往能将童年的孤独寂寞乃至创伤，转化成文学创作中那最细腻微妙、最接近神性的灵光迸发。而这部新长篇小说的故事发展，依然聚焦于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广西，这也是林白这一代人人生历程中最丰富多彩，充满未知、不定与探索的黄金时代。不同于历史学家记录与传播的大事，林白用丰沛又带有少许伤感的文字构筑的北流，多的是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城市景观的更迭变迁，而这，才是大历史的基座。基座组成者的悲欢、沧桑，一代代的延续，正是历史面貌的鲜明体现。文学家的感悟，毫无疑问都来自这样民间社会的悲悯人情。大时代的挫折在林白的小说中隐去，日常生活的经营才是生活的主潮。

林白等女作家曾被冠以“私人写作”的头衔，突出彰显自我的主体性。而通过《北流》，我们看到的是标签背后，积淀着她深厚的生活阅历和对知识的充足积累。只有以这一切作基础，才能充分表达个人的主体性和对世界万物的认知。正如作家陈培浩所说：“现代社会使人，使个体，使一个思想者的自我成为了世间万物的基础。从这样一个新的世界观出发，产生了一种新的艺术作品展。它成了一个独一无二个体的独特表达。”林白的作品无疑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北流》没有当下标榜个性、现代的一些小说的那种空虚无聊的空洞感，作家扎实深刻的生命体验，与文本中李跃夫的所思所想，构成了历史的呼应。真假假亦真，这样通透的创作精神，无疑对当下的创作，有着鲜明的启示。

爱，在银河上迷航

——读马喜军诗集《月是故乡明》

布日古德

诗人如何把自己内心的情感对接在家乡的一草一木上？读了黑龙江诗人马喜军的诗集《月是故乡明》，我有三个鲜明的印象，首先是他无论是采用蒙太奇手法，还是采用聚焦式技巧，诗人情感的焦点均放在松花江南岸这片曾经贫瘠过的黑土地上。白雪、白桦树、野百合、红牡丹、苞米地、麦子地等构筑起诗人的家园意象。其次是，诗人通过一首首具备家乡四季“香嘶辣味儿”的小诗、长诗，让他的家乡跟着他的诗一起飞翔到了远方。其三是，正如诗集名“月是故乡明”所揭示的那样，诗人在诗歌中寄寓了思念和慈悲，让这部诗集完成了多维度的情感焊接。

马喜军的诗有弧度、有曲线、有抑扬顿挫，也有火花四溅，个性化的语言有弹性和穿透力。他的诗《回眸，在思念中》是这样刻画自己思念的：“月上中天，思念长出翅膀/相思的船，在银河里迷了航/

晨钟冲破东方的天际/霞光，灿烂了爱的诗行。”意境唯美，语言质朴，干净纯粹，从中可以读出诗人的浪漫。

马喜军的诗《谷雨》让人想起萧红1937年在日本写的诗《沙粒》，“农田被谷雨刨开/汗珠摔成八瓣，和种子埋在土里/一个甜蜜的梦/紧紧地抱春天”与萧红的“七月里长起来的野菜/八月里开花了/我伤感它们的命运/我赞叹它们的勇敢”有异曲同工之感。这两首诗的整体意象、情感气质都是对家乡的情感抒怀。唯美的句子，鲜活的意象，让两首诗、两代人在相隔80多年后遥相呼应。

说《月是故乡明》是诗人怀念故乡的一个缩影、写照，倒不如说它是马喜军在生活过的故乡以诗歌绘出的一幅幅生动有趣的连环画。栩栩如生在黑土地上，情真意切在月光下。爱，在银河上迷航了吗？面对土地和明月，我相信诗人是无愧的。